

青銅器凝結秀雅江南

大公報記者 陳 旻

自公元前四〇〇〇年起，前後持續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國青銅時代所創造的青銅文明，在世界文明史中佔有重要位置。江蘇地區大量出土的這一時期的青銅器，靈動秀雅，清逸奔放，不僅有豐富的政治和宗教內涵，還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

一九五三年，隸屬於揚州的儀徵縣拆除南門觀音庵時，在夾牆內發現了一批西周青銅器，其中最為驚世的是一件罕見的西周大型青銅盤，造型典雅穩重，盤沿立四隻鳳鳥，具有典型的西周風格。

鳳凰于飛 和鳴鏘鏘

這批十二件青銅器據傳為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出土於儀徵破山口，是披民國時期的儀徵縣長藏入夾牆，有鼎、鬲、釜、四鳳盤、龍紋盤、小盤、鏞等。專家考證，這批青銅器極有可能出自西周邗國貴族墓葬。一九五六年，儀徵文物管理委員會將其全部上繳給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，後由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給南京博物院。一九五九年，南京博物院特別清理了儀徵破山口出土青銅器的地點，發現墓坑和一些兵器，據此斷定此為一座西周墓葬。

體積龐大的四鳳青銅盤，厚沿、淺盤，附耳，圈足，腹部堆有一周綉紋，沿口站立四隻鳳鳥。青銅盤高二十點四厘米，口徑八十四厘米、橫七十八厘米，圈足縱六十四點二厘米、橫五十九點五厘米。

據南京博物院專家介紹，口沿加鑄立體的鳥獸形象，是商代青銅器的特徵之一。細觀這件青銅盤上的四隻鳳鳥，兩兩相對，仔細比較，其冠、耳、眼、嘴、胸背、翅、尾都有差別。一組短冠，雙耳明顯，眼在上角，勾嘴，胸部方角，刻肋形弧線，背刻龜紋，翅尖圓，分尾。另一組長冠，耳不明顯，眼在中央，尖嘴，胸部圓角，刻鋸齒形線，背無龜紋，方角翅，燕式尾。

專家認為，四隻鳳鳥應該是兩對鳳凰。鳳的形象從考古發現來看，具有很強烈的時代特徵。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鳳的紋樣，造型簡樸、自然、天真。商、西周時期的鳳鳥都昂首凝視，規矩嚴謹，神秘莫測，主要體現奴隸主統治的威嚴和神聖的意志。商周考古迄今，僅發現此例四鳳盤，因而極為珍貴。

春秋戰國時期，是社會發生急劇變革，意識形態從禁錮走向開放，鳳鳥的塑形亦被賦有時代氣息。考古專家說，作為奴隸主的陪葬品，這件四鳳盤蘊含着階級內容。盤上不同形象鳳的出現，打破了以往認為宋代以後雙鳳才分雌雄的推論。從春秋、戰國及後代的文獻中看出，古人視鳳凰為神鳥，寓意吉祥，見到它就大吉大利，陰陽調和，國無災殃，子孫盛昌。鳳凰不出現，就會降臨災禍，或者表明國無賢聖，行將「覆巢破卵」。青銅盤上鑄兩對鳳凰，正是表明「鳳凰于飛，和鳴鏘鏘」，象徵着和樂吉祥。

青銅鍔于 斑斕精美

「兩軍相對，鼓鏘相望。」鍔于是古代用於指揮戰爭的軍樂器，通常與丁寧、懸鼓等配套使用。在南京博物院江蘇古代文明展廳內，三件二千五百年前的青銅鍔于，斑斕精美。

一九五四年，江蘇鎮江丹徒縣大港至諫壁一帶的沿江山脈發現西周墓葬。一九八四年初，南京博物院對這一帶作了全面的墓葬分布普查。同年五月，考古隊對大港至諫壁沿江的墓葬進行了發掘，在北山頂春秋墓中出土軍樂器青銅鍔于一套三件，與之共出的有青銅丁寧、懸鼓，石質鼓槌頭等。南京博物院考古專家說，這是在吳國墓葬中第一次出土青銅鍔于。三件鍔于造型基本一致，器高四十六厘米，器身為橢圓筒狀，鼓肩，束腰，平口。鈕作虎形，取其勇猛之意。虎身飾曲折紋，腿上升卷毛作漩渦狀，長尾上捲。淺盤，盤內飾蝶紋與雲雷紋。肩部和口部有變體雲雷紋，陰部兩側各有一由八條凸起的小龍組成的圖形。整個造型樸素端莊，給人以威嚴神聖之感。

考古專家表示，盤的出現是鍔于發展的最完美的形式，而北山頂墓出土的這三件吳國鍔于，有盤有鈕，這不僅是首次發現的吳國鍔于，而且是中國最早的有盤虎鈕鍔于。至於一墓中隨葬三件，在春秋時期的大型墓葬中亦不多見。

據《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墓發掘報告》中記載，出土鍔于的墓葬位於高山之巔，背山面江，墓室前有長條形隧道，當為《周禮·塚人》中所載的天子之制。墓上高大的封土直徑達三十餘米，在吳國墓葬中亦屬罕見。墓室雖早年被盜，然在隧道的前部僅數平方米的面積中竟出土了禮器、樂器、軍樂器、兵器和車馬器等成組成套的隨葬品，可見墓主的身份十分顯赫。隨葬品中的青銅鼎、編鐘和石編磬，說明死者生前是鐘鳴鼎食的貴族。而墓中成堆的青銅兵器和成套的軍樂器，不僅表明墓主生前擁有武裝並且曾是戰爭的指揮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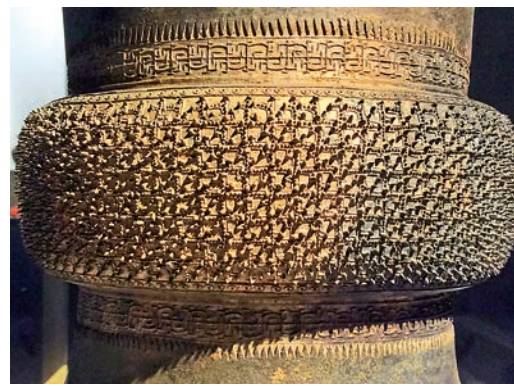
《國語·吳語》中記載有「（吳）王乃乘枹，親就鳴鐘鼓丁寧、鍔于、振鐸，勇怯盡應，三軍皆嘩，鐘以振旅，其聲驚天地。」專家認為，北山頂春秋墓中出土的這套鍔于和丁寧、懸鼓等，與《國語·吳語》所載吳王所用的一套軍樂器基本相符，從而使歷史文獻得到印



▲南京博物院展出的春秋針刺蟠虺紋尊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

▲春秋針刺蟠虺紋尊 資料圖片



▲春秋針刺蟠虺紋尊腹部細密的針刺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證。根據專家考證，墓主人是吳王余昧。「余昧器」屬首次發現，亦補齊了春秋時期銅器銘文中從去齊至夫差這一段吳王世系。

蟠虺紋尊 莊重沉靜

在商周青銅文化中，尊為盛酒器。中原地區青銅尊多飾獸面紋或為鳥獸形。吳越地區鑄青銅尊則多為三段式筒形，腹部多飾針刺紋。而在針刺紋尊中，首推江蘇常州淹城出土的針刺蟠虺紋尊最具特色。

在中國考古界，常說「明清看北京，南宋看杭州，隋唐看西安，春秋看淹城」。淹城遺址位於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湖塘鎮淹城村，發

現於一九三五年。這座有着二千九百年歷史的古城遺址，由子城、子城河，內城、內城河，外城、外城河三城三河重重相套組成。子城周長約一華里，內城周長約三華里，外城周長約七華里。子城河湮跡猶存，內、外城河深闊，「廣可十五丈，深亦不減三丈」，河面碧波漣漣。城內外原無陸路相通，以水路進出並貫串城河，使得淹城好似水域環繞的迷宮。置身城中，思古之幽情悠悠，依稀可見「長松數萬，鬱鬱蒼蒼」，「柳間桃花夾岸，桑棧竹徑環村」。專家說，淹城築城形制在中國的城市建築史上，可謂舉世無雙、絕無僅有，見證着吳國霸業。

一九五八年四月，在古淹城的內城河淤泥層中出土了置放了十三件青銅器的獨木舟，震動了考古界。其中這件針刺蟠虺紋尊更是令考古學家驚喜萬分。

針刺蟠虺紋尊體圓呈筒形。通高二十七點八厘米，口徑二十六點三五厘米，腹徑二十一點七五厘米。侈口高頸，頸高十一點八厘米，鼓腹圈足。腹部以蟠虺為地紋，蟠虺紋即盤曲的小蛇紋飾，青銅器紋飾之一。蟠虺上有細密的針刺，轉角點針刺較長，有如荆棘叢生；上下邊各有一周連珠紋，作為腹部的界紋，使腹部自成單元，更為醒目。緊靠腹部的頸下和足根部位上，飾有相同的鋸齒紋和幾何紋，使腹部與頸、足顯得連貫協調，渾然一體。

南京博物院考古專家說，這件針刺蟠虺紋尊造型粗圓健穩，徑、高近等，圈足底邊為一周直圈，莊重沉靜。中部紋飾繁縟，上、下光潔，口略外侈，清逸飄灑。這件尊在吳器中實為典雅之精品。盛酒置於几案，祭則增莊重之氣氛，飲則助豪放之酒興。

據考古專家介紹，形制與紋飾相同的製品，曾在丹陽司徒、屯溪一號墓、壽縣蔡侯墓和吳江九里湖等地出土。蔡侯尊鑄有銘文，可確定為春秋晚期之形制。中原地區出土的所有青銅尊，未見針刺蟠虺紋尊之形制與紋飾，足見針刺蟠虺紋尊為吳國土著之製品。針刺蟠虺紋尊的設計，想必與吳越地區多荆棘蛇蟲的地理環境相關。針刺蟠虺紋尊莊重典雅的造型，繁縟奇異的紋飾，當與吳國稱霸之時的國運相適應。

華麗車釭 貴族象徵

「金根照耀以炳晃兮」，是古人用來形容貴族出行乘坐的車輿裝飾十分華麗，在太陽光的照射下，發出耀眼的光芒。「金根」，是秦漢時期高級車輿的名稱，皇帝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出行「皆御金根」。金根，文獻記載即「以金為飾」，也就是用青銅構件來裝飾車輿。據南京博物院專家介紹，金根車，是秦代的制度，漢承秦制。據晉崔豹《古今注》中記載，金根車輿是秦始皇參閱了三代的車輿改進而製造成的。

一九七二年，江蘇沙洲鹿苑出土了一件青銅飾件車釭，外形好似斗拱、曲臂，前端是鏤空方斗，後端有鋸齒七個，兩側均飾糾結的蟠虺紋，蟠虺中央蟠曲，細部刻羽狀紋。方斗鏤空為蟠龍，龍身細部刻雲紋、三角紋、羽狀紋。中鏊長方形，可箍套木材，長方鏊長十八厘米、寬八厘米。一側中部有徑三點五厘米的圓孔，起固定孔作用。方斗斗面十八厘米，斗底十二厘米。整個飾件通長六十二厘米、高三十八厘米。這種飾件除了裝飾美化車輿，表示乘坐者高貴身份外，箍套飾件後，可以使車輿木材不致彎曲變形，開裂或起翹。

據南京博物院專家介紹，出土這件青銅車釭的現場，在清理後並未發現豐富的文化遺跡，從同時出土的陶片特徵判斷，墓葬時代約當春秋戰國之際。

沙洲即為今日的江蘇蘇州張家港，鹿苑地處長江崗身之內，距離江岸只有十華里左右。《常昭合志》記載，鹿苑春秋末年吳王夫差驅車打獵捕鹿的苑圃，因此得名。

另有專家認為，這種青銅飾件，是漢代的「金釭」，是宮殿豪宅建築中壁柱和壁帶之類配置的銅飾件。一九七三年在陝西鳳翔春秋秦都雍城遺址曾出土了六十四件青銅釭。專家表示，釭就是中空可穿木構件的金屬飾件，是一個籠統的名稱，並非僅指建築構件。因此，沙洲鹿苑出土的青銅飾件廣義而言可稱車釭。

考古專家表示，這種凝聚了古人的智慧和文化的青銅飾件，是古代貴族生活的實物例證，再現了春秋戰國時期金碧輝煌的裝飾工藝，標誌和象徵着古代青銅文化的高度繁榮，也是當今研究古代裝飾史和青銅工藝史的重要實物。

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藏品資訊



▶青銅鍔于頂部的虎鈕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

▶青銅鍔于頂部的虎鈕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



▲吳王墓出土的軍樂器青銅鍔于 資料圖片



◀西周四鳳盤 資料圖片



◀青銅車釭 資料圖片